

松本清张
短经典

或る

Matsumoto seicho

某
《小仓日记》
传

田
松本清张

左汉卿 王颖 徐欢 张思婷

—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「小倉日記」伝

「小倉日記」伝

或る



Matsumoto seicho

某
《小倉日記》
傳

田松本清張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6-8900

Original Japanese title: ARU KOKURA NIKKI DEN Kessaku Tanpenshuu Vol.1 by Seicho Matsumoto

Copyright © 1965 Yoichi Matsumoto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
through The English Agency (Japan)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某《小仓日记》传/(日)松本清张著;左汉卿等译.

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(松本清张短经典)

ISBN 978-7-02-012287-5

I. ①某… II. ①松… ②左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
集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26405 号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陶媛媛

装帧设计 山川 Gabryl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75 千字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 14.125

版 次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287-5

定 价 4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- 某《小仓日记》传 1
- 菊枕——奴依女的一生 51
- 火之记忆 79
- 断碑 103
- 笛壶 159
- 红签 187
- 父系的手指 231
- 石骨 281
- 青之断层 321
- 丧失 367
- 弱点 393
- 情断箱根 423

某《小仓日记》传

(明治三十三年，一月二十六日)

终日风雪。其情状不同于北国冬日。一堆暗云被风吹过来时，雪花翩翩飘飞，而在天之一隅却可见蓝天中有日光照射。此九州地方下雪，真堪谓冬日阵雨啊。——引自森鸥外《小仓日记》

—

昭和十五年秋的某一天，诗人 K. M. 收到一封陌生人寄来的信。寄信人写的是“小仓市博劳町二十八号田上耕作”。

K 本身是个医学博士，但是他成名的原因却是因为写了很多优美的诗歌以及戏剧、小说和评论文章，在南蛮文化研究方面也颇有名气，其艺术造诣被誉为江户情调与异国情趣有机融合后的特别的产物。因此，像他这样的文人接到来自陌生人的稿件不足为奇。

然而，这次寄信来的人却不是寄来自己的诗作或小说稿请他看看的那一类。概括讲来，信的内容大概就是说，自己因为居住在小仓，现在正在调查森鸥外在小仓时代的事情。随信寄来的稿子就是

其调查内容的一部分，给您寄过来是想让老师您帮我看看这样的东西是否有价值，等等。看来这位姓田上的男子并不是随意寄信过来的，好像寄信前了解了K和欧外之间的关系。

K对于同为医生的森鸥外十分崇拜，写了不少关于欧外的评论和随笔，比如《森鸥外》、《欧外文学》、《某一天的欧外先生》等等。就在这一年春天，还刚刚在杂志《文学》上发表了题为《欧外先生的文体》的文章。

这封信之所以引起K的兴趣，是因为写这封信的人正在调查在小仓居住期间的森鸥外的生活。森鸥外作为第十二师团的军医部长，从明治三十二年开始，被派驻小仓整整三年，然而期间欧外所写的日记却不知所踪。K作为岩波书店正要出版《欧外全集》的编辑委员之一，很想在全集出版之际，能把这个时期的日记收录进“日记篇”里，因此想尽了各种方法，却都没能找到这些日记。这种重要资料的缺失，让所有欧外研究者感到无比遗憾。

这位姓田上的男子说，自己正在精心调查欧外在小仓驻留时期的事情。这可是个需要耐心的工作。写信的人说，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年，岁月的尘沙早已掩埋了一切痕迹，这个城市里知道欧外曾经在小仓地方居住过的人已经很少了。当时跟欧外有过交际的人也差不多都去世了，所以，只能找出这些人的亲戚朋友来打听关于欧

外的事迹。信中还写了具体的事例，读起来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研究和草稿都处于进行之中。不过看得出来，如果这个工作能完成的话，可能很有分量。而且，文章写得也不错。他五六天后写了封回信。五十五岁的 K.M 下意识地把对方想成一个年轻人，写了一封充满鼓励的热情洋溢的回信。

不过他心中还是暗暗思量：这个叫做田上耕作的男子，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呢？

二

田上耕作于明治四十二年出生于熊本。

明治三十年的时候，熊本县有过一个叫做国权党的政党，是因为反对大隈重信修改条约而结成的国粹党。佐佐友房为该党的盟主，在当时誉满全国。党员当中有个名叫白井正道的人，跟佐佐友房一起，为政治运动奉献了一生。

这位白井正道膝下有个名唤阿藤的女儿，是个出名的美人儿。曾几何时，熊本地方流传过这样的佳话：有一次，皇族成员到熊本来，阿藤姑娘在水前寺的庭院里负责礼宾接待。当年轻的皇子看到在林荫小道上为客人引路的阿藤姑娘时，竟然怦然心动，回京的时候还念念不忘说务必把那位姑娘娶过来。这话让跟随的侍从们大惊

失色。

阿藤姑娘的美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出色，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。提亲的对象几乎都是好人家，但是白井出于政党立场考虑，哪一家都不能答应。也就是说，答应了这一家，就会得罪另一家。可以说，白井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外甥田上定一，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哪一方都不得罪，也不会觉得对不起任何一方提亲的人。而对于田上定一而言，娶到阿藤姑娘这样的大美人只能说是坐收渔翁之利，捡了个大便宜。

两个人婚后生了个男孩，这个男孩就是田上耕作。户口本上写的是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二日生人。

然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孩子一直长到四岁，舌头还伸不直。长到五岁，又长到六岁，还是说不清楚一句话。嘴巴就那么软塌塌地耷拉着，口水流个不停。不仅如此，有一只腿还是瘸的，只能拖着脚走。

父母操碎了心，到处寻医问药，然而哪一家医院都没查出个所以然。谁都知道这种病是因为神经系统而导致，然而就是说不出病名。他们甚至还去了Q大学医院，也没能查出个名堂。很多医生都说，大概是小儿麻痹。其中有一个医生的说法比较接近这个病症，他猜测说，应该是颈椎附近长了个类似肿瘤的东西，生长缓

慢，慢慢地伤害到了神经。这种病是无药可治的。

考虑到是因为自己权衡社会关系而导致女儿有了这样的婚姻，白井正道觉得女儿生下这样不幸的孩子，自己还是要负些责任的，因此对孩子表示深沉的担心，到处帮忙打听，甚至还代出了些医药费。

白井在热衷于搞政治运动的同时，好像也插手实业方面的事务，参与了以门司市为起点的九州铁道会社的创立。这条线就是现在的国铁鹿儿岛本线。因此，白井正道可以说是为铺设铁道做出贡献的人员之一呢。

田上定一进入九州铁道会社工作也是靠着白井的面子。后来，田上一家人因工作关系搬到小仓居住，那是发生在田上耕作五岁时候的事。白井在这个地区的博劳町买了块地皮，给女儿一家盖了房子，还给他们另外盖了几间出租屋。白井一生热衷于搞政治运动，败尽了祖上传下来的家产，自己又不会赚钱，所以一辈子没有留下任何像样的财产。女儿阿藤能够继承的，也只有这几间房而已了。

博劳町在小仓的北端，紧挨着海。这片海，是连接响水滩的玄界滩，家里一年四季听到惊涛拍岸的声响。耕作就是听着这样的海浪声长大的。

耕作六岁的时候，记忆中有过这样一件事。

自己家的出租屋里住进了一家穷苦人，是一对老夫妇和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儿。这一对老夫妇好像并不是女孩儿的父母。

老爷子六十岁左右，白发苍苍，每天一大早就去出工干活儿，穿一件褪了色的号衣，打着绑腿，脚上结着草鞋。老爷子手里总是举着一只有柄的大铃铛，一边走一边摇铃。

耕作的父母亲把这家人称作“传便屋”。所谓的“传便屋”，好像说的是老爷子的职业。然而耕作并不知道这“传便屋”具体是干什么的。不过他倒是经常到老爷子家里去找那个小女孩儿一起玩耍。这个小女孩儿眼睛大大的、皮肤白白的，看上去很文静。耕作每次来玩的时候，老奶奶就会很高兴，还会给他烤些饼吃。

耕作因为舌头蜷曲，发音不清楚，他的话没人能听懂。他的左脚因为麻痹而一直瘸着。租住在这里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之所以对他和善，除了因为他是房东家的孩子之外，恐怕还因为同情他这一不幸的毛病。虽然长大后的他对这样的怜悯甚是反感，然而在六岁的时候，他还没想那么多，只是接受了这对老夫妇的友善款待。女孩子名唤小末，对从来没有过玩伴的耕作来说，她是唯一的小玩伴。而且，甚至可以说，小末是他最早开始懵懂地感到心爱的女孩儿。

老爷子一大早就走出家门，在耕作还蜷在被窝里的时候从他家门前经过，摇着手里的铃铛。那叮铃铃叮铃铃的铃声渐行渐远，一直到街道尽头仍能传来，幽弱的余音萦绕耳畔，长久地回响后消失。耕作最喜欢把脸埋在枕头里，竖起耳朵，一直聆听，直到最微弱的铃声听不见。这声音在孩子心中引起了淡淡的哀伤。日落时分，老爷子回来的时候，又会经过他家门前。

有时候，耕作的父亲在晚饭小酌一口的时候听到铃声，会小声嘟囔一句：“啊，传便屋老爷子回来了。”老爷子总是劳作到这么晚才收工回来。特别是秋天的夜晚，伴随着响水滩的海浪声，听到从屋外传进来的铃声，会有一阵子淡淡的伤感。

“传便屋”一家仅仅在这里住了一年，某一天突然就逃走了。可能六十多岁的老爷子一个人养家糊口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吧。耕作跑去看的时候，只见大门紧锁，门上贴着父亲手写的“出租”字幅，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。

耕作有时候会想象老人一家现在怎么样呢？他已经听不到老爷子摇响的铃声了。他想象着也许老爷子在某处遥远的地方仍然在每天摇着铃铛，于是他就会一个人把那块陌生地方的景色都想象一遍。

这个关于铃声的回忆，成为把他与森鸥外连接起来的机缘。

三

田上定一在耕作十岁那年生病死了。他一直到死，都在为儿子耕作的身体而发愁。说不清一句话，一天到晚张着嘴，流着口水，还瘸着一只脚……儿子这副样子，让当爹的实在难以忍受。看过许许多多的医生，不仅去附近的医院，他们还带着儿子跑去博多、长崎求医问药，然而哪里的医生都对这孩子的病瞧不明白，甚至连病名也说不出。两口子连祈祷和民间偏方都试过了。田上家的能称之为财产的东西，也全都变卖给孩子治病打水漂了。

田上定一死的时候，阿藤三十岁。正是刚刚步入中年之时，在其原本的美貌上更增添了一种高雅气质。很多人找到她谈改嫁的事。其中来自熊本的提亲人格外的多，这是因为十年前大家就听说过她是个大美人。

然而阿藤拒绝了所有来提亲的人。虽然，想娶她的人家中有人开出特别诱人的条件，比如愿意承担为耕作治病所花费的不论多么巨额的医疗费。然而阿藤认为，这些人的话信不得，甚至认为这些都只是提亲的诱饵，说说而已。她不论改嫁到哪里去，都不会放弃儿子耕作。而这样一个病歪歪的儿子，拖油瓶到新人家会遭到什么样的对待，是可想而知的。她发誓一生不离开耕作，因此断了改嫁

的念头。花销上节俭一些的话，五六间出租房的收入还是能够照顾生计的。

耕作上小学了。这个总是张着嘴流口水、一句话也说不清的孩子，任谁看都当他是一个白痴。然而事实上，他的学习成绩却比年级中任何一个孩子都强。因为他说不成话，老师就不让他回答问题，而考试成绩方面，却总是得优。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小学期间，上了初中之后，他的成绩依然出类拔萃。

这让阿藤感到非比寻常地欣喜，总是不自觉地流下眼泪，想着这孩子如果身体正常的话……然而孩子的头脑比一般小孩儿聪明，已经让她无比欢喜了。一个母亲，一个儿子，虽然儿子身有残疾，但是在阿藤看来，他也是自己的依靠和顶梁柱。

当时，阿藤娘家的父亲白井正道也已经去世了。这位一生狂热痴迷于政治运动的人，死后不仅没留下遗产，还债台高筑。白井家是熊本藩的家老，就家世而言，属于名门望族，然而在正道这一代却荡尽家产败落了。他死后，家人一直被债务纠缠，苦不堪言，阿藤也不可能从娘家得到任何经济援助。

在学校学习成绩不错，让耕作自己在面对别人的时候多少有了些自信，身为残疾人的自卑感带来的灰暗心情也有所缓解。然而却难以从孤独中逃离。于是他开始阅读文学方面的书籍。

耕作上中学的时候交到一个朋友，名叫江南铁雄。江南铁雄是个文学青年，一边在本地的商业公司就职，一边写写诗，其对文学的热心非比寻常，甚至在上班时间都会在工作文件下面偷偷垫上稿纸，趁人不备写点什么。铁雄与耕作两个人竟然特别投缘，可以说，铁雄是耕作人生中唯一的朋友。

有一天，铁雄给耕作带了一本小说集来让他看。他说：“这里都是森鸥外的小说，其中有一篇名叫《独身》，你一定要看看，写的是欧外住在小仓时候的事情，很有意思呢。”

耕作借过来读了，没想到文章中有特别打动他的心的地方，尤其是《独身》中的一段文字，这种感动太过强烈，以至于有一段日子，他脑子里想的全是这句话：“外面不知何时飘起雪来了。时不时能听到踏雪跑过的传便者摇响的铃声。说到‘传便’这个词，外地人肯定不知道指的是什么。这是未经过东京直接从西洋传到小仓地方的两个洋风俗当中的一个。（中略）另一个就是这个‘传便’。海因里希·冯·斯蒂芬出生在警察强权之国，整个国家都布满了邮政网络，信件联系方面本该没有任何不方便的地方，然而寄信的方式是按照几日内、几个月内到达来计算的，如果想在一天之内就取得联系，通过写信、收信的方式恐怕不能解决问题。如果明天想在某处约会自己爱慕的人儿，可以寄封情书来约定。然而如果是个性

子急的恋人，今晚就想见面的话，通过邮局寄信恐怕来不及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也许有人会去发封电报。不过这种方式有点过于夸张。而且，发电报要通过死板的登记手续，甚是大煞风情。这个时候肯定希望有个信使。这就是传便——戴着公司统一的帽子，站在大街小巷拐角处，既能够把信件送往城里去，也可以把顺手买了却不方便携带的东西送到家里去……等等，这些业务都可承接。送信送货的凭据是一张盖有公司印章的小纸片，这种方式倒是意外地不会出差错。小仓地区所说的传便，就是指这样的信使。关于传便的解释写得长了些。在小仓飘雪之夜，门外已是万籁俱寂，却能够听到那传便的铃声叮铃铃、叮铃铃、叮铃铃地急促响起。”

耕作幼时的记忆被唤醒了！传便屋老爷子，还有那个小女孩儿的形象，都浮现在眼前。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“传便屋”，没想到如今从欧外的小说里了解到。

“门外已是万籁俱寂，却能够听到那传便的铃声叮铃铃、叮铃铃、叮铃铃地急促响起”，说的就是他幼年时代实实在在的记忆。他仿佛感到自己把头贴在枕头上，真的听到了老爷子摇响的铃声。

耕作由于这样的幼时记忆而开始对森鸥外的作品产生了亲切感，然而欧外那文风枯涩的作品是否真的能够安慰耕作孤独的心灵呢？